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
## 第八十一回 百夫人為夫報仇 王克新計取鈴索

詩曰：才子卻嫌天上桂，世危番作陣前功。

廉頗解武文無說，謝朓能文武不通。

雙美盡輸唐督將，二南章句六鈞弓。

卻說四員副將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百里雁有翅不能飛，大家取笑了一會。笑聲未絕，渾身是火，滿面是煙，一個總兵官，四員副將，三五百名番兵，都做了一堆灰燼之末。這一陣比火燒藤甲軍只會狠些。到明日撥開灰來，也有燒化了的，也有不曾燒化了的；也有剩得一個頭的，也有剩得一個腦蓋骨的；也有剩得一隻手的，也有剩得一隻腳的；也有剩得一塊皮的，也有剩得一根骨的。

國師看見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暴露屍骸，此心何安！二位元帥在上，看貧僧薄面，把這些殘餘骸骨收做一堆，再加上些土，殮一殮，也是一場功德。」國師開口，誰敢有違？元帥即時傳令，連灰連骨都埋在山腳底下，共埋做一個大堆堆。前豎一道碑石，碑上刻著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個大字。國師又念上幾卷《受生經》，超度他們一會。

大小將官都來上帳上，和王爺慶功。王爺道：「諸將士用力，學生何功！」三寶老爺說道：「王爺今日正是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。初然傳令，一連三日不許出戰，連咱學生心上有老大的疑惑。」王爺道：「初然間番將甚銳，況兼有許多技能，未易爭鋒。兵法有云：『攻堅則劫』。三日不出軍，正所謂堅其堅者。」老爺道：「落後之時，只許輸不許贏，這是怎麼說？」王爺道：「我強，而反示之以弱。兵法有云：『兵驕者滅』。許輸不許贏，正所謂驕其氣。」老爺道：「移兵山下，卻又築起許多敵樓來，都說道勞民動眾，咱學生心上也又不明。」王爺道：「通海關外，曠蕩無垠，地勢在敵；寶林山下，道里有限，地勢就在我。兵法有云：『善戰者，其勢險，其節難』。我所以移過營來，又豎起五個敵樓，正所謂『勢如離騷，節若發機。』」王爺道：「不許擅用火藥，是甚麼意思？」王爺道：「令其不知，猝然無備。正所謂『出其不意，攻其所不備。』」王爺道：「敵樓上懸著『衡陽關』三字匾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王爺道：「番將名字叫做百里雁。衡陽雁斷，為之兆也。」王爺道：「又懸著個『百里雁死此樓下』的牌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王爺道：「即是龐涓死此樹下，先奪其氣也。」王爺道：「用圓石子兒漫街道，卻又掩上沙土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王爺這句話不肯說破，只說道：「這個倒沒有甚麼意思。」

王爺這一番調度，這一場大功，哪個不說道：「王爺妙算高天下，富有胸中百萬兵。」三寶老爺吩咐安排筵宴。王爺道：「百里雁雖死，還有個百夫人著實厲害。強敵在前，怎麼敢受筵宴？」

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番王大開了西門，一片鼙皮鼓響，一片喊殺聲喧，當頭一員女將，騎了一匹炭一般的紅馬，手裡使著九口飛刀，領了一支番兵，高叫道：『殺夫之仇，不共戴天！是哪個蠻子，敢來和我百夫人比手麼？』此時人馬已自殺到第一層敵樓之下來了。」

怎麼就有個百夫人殺到敵樓之下而來？原來番王聽見百里雁死於南人之火，大哭一場，說道：「悔不聽仙師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禍。」掣過戒手刀來，就要自刎。左右頭目，滿朝大小番官，一齊上前勸解，方才住了手。說道：「百總兵之死，是我誤了他。快差人報與他家裡知道，教他全家不消傷感，照舊受我爵祿。所有麾下番兵，一應百夫人掌管。一切軍務，先斬後奏。諸人不得中制。欽此欽遵。」

番王只說是撫慰他家裡一番，安生者之心，報死者之德。哪曉得百夫人原是個眉粗眼大，奶突胸高，一雙手會使九口飛刀，又有個甚麼紅錦套索，一雙腳會走千百里遠路，金鈎倒掛著人，腰裡又有一件甚麼幌心鈴兒。素常是個不良之婦，卻又聽見丈夫死於非命，他就肝膽碎裂，兩淚齊拋，那一股怨氣沖天，雙腳只是平跳，雙手只捶胸。正在有冤沒伸處，恰好番王傳下旨意，著他掌管番兵。他就借著這個因頭，頓起殺人心，領了一支軍馬，竟出西門外來，故此就殺到第一層敵樓之下。王爺道：「喜得還不曾肆筵設席，險些兒弄做個開宴出紅妝。」即時傳令，著左右先鋒嚴守敵樓，不許疏失，亦不許輕自出陣，直待日西，敵兵退去之時，許追殺他一陣，可一戰成功。左右先鋒得令，不敢違誤，堅守敵樓左右兩翼，堅壁不出。只見百夫人領了一支軍馬，往來馳驟，直到敵樓之下，高叫道：「殺夫之仇，不共戴天！是哪個蠻子，敢來蕩我的手也？」口裡一邊罵，手裡一邊舞著那九口飛刀，舞得果真的奇妙：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前七後八，就像一個飛鳥有九隻翅膀，平地上會飛。這還是初然間舞的下數；到了末後之時，舞到雪花蓋頂，枯樹盤根，就只耳根頭聽得一片聲響，眼面前看見一片雪白，說甚麼刀山，好不厲害也！左右先鋒說道：「這個番婆倒是難和他比手，王爺怎麼這等神見，就傳令不許輕自出戰。」自清早起纏到日西，敵樓不得過去，左右兩營堅壁不出，衝突不通。口也罵得牙齒軟，手也舞得筋力倦，只得收拾回去。正叫做：乘興而來，弄得沒興而返。

剛轉到城下，找著西門，只聽見一聲炮響，霹靂如雷，響聲裡面，喊殺連天，鼓聲震地，後面有兩員大將高叫道：「甚麼番婆？有甚麼本領？敢來廝殺！快快的下馬蕩馬。」把個百夫人激得怒氣填胸，咬牙切齒，更不回話，只是斜轉身子，掄動那九口飛刀，殺將轉來。這邊兩員大將，一個是左先鋒威武大將軍張計，一匹銀鬃馬，一口豹頭刀；一個是右先鋒威武副將軍劉蔭，一匹五明馬，一口雁翎刀。兩騎馬，兩口刀，殺向前去。你一上，我一下，你一往，我一來，殺做一坨，扭做一塊。正在酣戰之時，只見南陣上左肋下一聲炮響，喊殺連天，早已閃出一支軍馬，當頭一員大將，全裝攔甲，一騎馬，一桿丈八蛇矛，高叫道：「吾乃征西遊擊大將軍劉天爵是也。奉王爺軍令，特來擒拿番婆。」喊聲未絕，一桿槍翻天覆地的殺進陣去。左右先鋒看見添一個劉游擊，越發殺得有些興頭，百夫人也還支持得過。

一邊三員大將，一邊一員女將，正殺在好處，只見南陣上右肋下一聲炮響，喊殺連天，早已閃出一支軍馬，當頭一員大將，全裝攔甲，一騎馬，一張開山大斧，高叫道：「吾乃都司吳成，奉王爺軍令，特來擒拿番婆。」叫聲未絕，一張大斧遮天蓋地的砍進陣去。自古道：「好漢不敵倆。」莫說是四員大將，單戰一個婆娘，怕他甚麼狠戾？只是百夫人手裡那九口飛刀有些厲害，一時近他身不得。故雖支架這一場，心裡卻也漸漸的有些懼怯。正在懼怯之時，只見南陣上一人一騎，手裡拿著一面「令」字旗，飛一般跑過去，高叫道：「吾乃中軍帳下左護衛鐵楞是也。奉王爺軍令，南陣上有能拿住百夫人者，官給賞銀一千兩；斬首者，官給賞銀五百兩。其餘的番子，一顆頭賞銀兩。」

厚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四員大將想著那一千兩銀子，哪一個不想著百夫人？這些軍馬想著兩銀子，哪一個不掀翻番子的頭來，百夫人看見事勢不諧，心裡想道：「我且抽身回去。不然之時，一千兩銀子，賣了個女身；五百兩銀子，賣了一顆首級。」一聲牛角響，收轉軍馬回去。自家一騎馬壓後，兩腳蹬著鐙，兩手舞著刀，進得西門來，已自折了一半軍馬，心上正在煩惱。哪曉得西門裡面一聲炮響，喊殺連天，圈裡早已閃出一支軍馬，當頭一員大將，全裝攔甲，面如黑鐵，鬚似鋼錐，一匹烏錐馬，一桿八□四斤的狼牙棒，高叫道：「吾乃狼牙棒張柏，奉王爺軍令，在這裡等候多時。把你這潑賤番婆，只我一棒打你做塊肉餅。何不早早的下馬投降？」百夫人喝聲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敢閃在城門圈裡？你可認得我的飛刀麼？」即時掄動那九口飛刀，果然掄得是個雪花蓋頂。張狼牙也不管他甚麼雪花不雪花，盡著他的力氣，憑著那桿狼牙釘，一任的築向前去。百夫人雖然厲害，後面又是四員大將一擁而來，沒奈何，只得把九口刀漫天漫面的轟進城裡去了。

這一陣百夫人雖不曾受傷，原有三日多個番兵出陣，止得三五個回去。番王大怒，罵說道：「潑賤婦人，你既不善戰，何故強要出陣，虧折我的軍馬？」百夫人即時扯個謊，說道：「非干賤妾不善戰之罪，只緣這些軍馬原是我丈夫掌管，今日之間都不聽賤妾調度，故此取敗，都是自送其死。」番王又在用人之際，不敢卜分難為百夫人，恐生他變，只得從容說道：「雖不干你事，只

是一殺三百，日殺三千，我這國中能有幾千軍馬？我也不得不慮。」百夫人道：「賤妾今番不用軍馬，只是匹馬單刀，要殺退南朝這些船隻。若不成功，誓不回朝拜見我王。」番王道：「既是不用軍馬，功績愈高。」到了明日，果真的只是百夫人一匹馬九口刀，竟出西門來。藍旗官報上元帥，王爺道：「今日不許輕敵，去不許追。」王爺道：「昨日一陣已搥潑婦之膽，今日乘勝而殲之，有何不可？」王爺道：「不可一例而論。」老爺心上還有些狐疑。

卻說第一層敵樓上，原是左右先鋒；左右兩邊游擊，原是劉天爵、吳成，前後策應。新添張怕。及至百夫人討戰，先鋒不敢違令。百夫人看見沒人出來，百般辱罵。兩邊游擊卻有些忿忿之氣，卻又不敢開言。罵到日西，百夫人也罵得氣歎，意思要去，臨了又狠是罵上兩聲，罵甚麼蠻豬蠻狗，蠻東蠻西。別人還自可，張狼牙又是個火性的，這一場罵，就是火上加油，激得只是氣沖牛斗，咬牙切齒，恨不得一把抓過百夫人來築他幾釘，也不記得元帥的軍令還是怎麼，一騎馬，一桿狼牙釘，飛一般跑出陣去，接著百夫人，只是一片釘響。百夫人一則是日西氣歎之時；二則是猛空裡走近前去，出其不意，吃他一驚；三則是張狼牙生得黑漆漆的，相貌又惡，手裡兵器又重，那件兵器又只是築過將去，不分部曲，沒有次第。百夫人也不好支架，只是舞起那九口飛刀，護定了身子。飛刀到底是個片薄的，狼牙釘卻是個粗夯的，一刀蕩著一釘，就築一個缺，左築右築，把九口飛刀口口上築得是缺。百夫人就忙裡偷閒，險中生巧，雙手撇開九口飛刀，一個筋斗翻下馬來。張狼牙看見築缺了九口飛刀，人又翻下馬來，再有這等一場大功，把馬一夾，竟近百夫人身邊去，要砍下他的頭來。

兩個先鋒和兩個游擊看見百夫人翻下馬來，也都來搶功。一齊炮響，四下裡四個將軍一齊都到，都只說斬得首級，賞銀五百兩，此功非小。哪曉得百夫人撇了刀，丟了馬，兩隻小金蓮走在地上，其快如飛。手裡帶著那根三丈多長，九九八〇一個金鈎的紅錦套索兒。腳走得快，索帶得伸，蕩著它的就是一個紮搭。八〇一把金鈎，倒就掛傷了一二〇個軍士。帶傷的都在頭上，或是掛了眼，或是掛了鼻子，或是掛了嘴，或是掛了耳朵，或是掛了頭髮，或是掛了兩鬢，或是掛了腦蓋骨。還有一等不帶傷的，或是掛掉了盔，或是掛掉了纓，或是掛掉了紮巾，或是掛掉了甲，或是掛掉了槍，或是掛掉了耙。還有一個將軍，是哪個將軍？原來就是張狼牙，掛掉了一頂鐵樸頭，掛掉了一副紅抹額，掛碎了兩塊皂羅袍。張狼牙原在對陣，馬又走得快，故此被傷。兩個先鋒，兩個游擊，原是離得遠，馬卻到得遲，故此不曾帶傷。

百夫人全勝了一陣，歸去朝見番王。一根索上，取下許多的盔甲紮巾之類，又有許多連皮帶骨的傷痕。番王大喜，重重的賞賜，說道：「全仗夫人之力。明日成功，同享富貴。」卻說張狼牙輸陣而歸，自家受氣還不至緊，違了元帥軍令，豈當等閒？只得自家先自捆綁起來，解到中軍帳上請罪。兩個先鋒、兩個游擊，也都是小衣小帽，跪在帳前。王爺道：「違誤軍情，於律當斬。」張怕說道：「是，小將情願承刀。」王爺道：「先鋒、游擊，都只分得首從，不得為無罪。」兩個先鋒、兩個游擊齊齊的說道：「非干末將們之事，望元帥老爺寬恩！」三寶老爺說道：「依法都該重治。只是念在〇萬里之外，又是用人之際，比在本朝不同，姑容他們將功贖罪罷！」王爺道：「依老元帥勸解，姑容你們這一次。今後違誤，法無輕貸！」眾將拜謝起來。

王爺道：「同一個番將，同一樣日西追殺，昨日還有軍馬，今日又沒有軍馬。怎麼昨日勝，今日敗？王老先生，你怎麼曉得昨日該出，今日不該出？」王爺道：「昨日百夫人初見之時，無所戒備。兵法有云：『攻其無備。』我是以曉得該出，出則勝。今日百夫人當喪敗之後，百計提防。兵法有云：『窮寇勿追。』我是以曉得不該出，出則敗。」王爺道：「昔日小范老子胸中有百萬甲兵，王老先生還多千萬。」王爺道：「承過獎了。」

王爺道：「凡事預則立，何況行陣。王老先生在上，明日那個百夫人來著，哪個出陣？」王爺道：「今日輸他一陣，諸將再不可出陣。可著黃鳳仙去，和他比一個手。」即時傳下令箭，叫過黃鳳仙來，王爺吩咐他明日出陣，又吩咐他：「九口飛刀，昨日已是看見了；三丈多長的紅錦套索，今日已自看見。只是他有個甚麼幌心鈴兒，那東西卻有些作怪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承元帥、老爺差遣，末將也有幾般器械，料然不輸於他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某願同出馬。」王爺道：「這個不消同出罷。」黃鳳仙拜辭而去。王爺道：「黃鳳仙成功麼？」王爺道：「其氣盈，只怕還不得成功。」王爺道：「何不就著唐狀元幫他出去？」王爺道：「後面還有用他處。」王爺道：「黃鳳仙可敗陣麼？」王爺道：「雖不大贏，亦不大敗。明日可驗。」

到了明日，百夫人又來南陣上，卻挑過了江兒水，不是昨日這些將官。是甚麼將官？原來是個朱顏綠鬢，杏臉桃腮，三綽梳頭，兩截穿衣的女將。百夫人看見，倒也好笑。怎麼好笑？他說道：「世上只有我一個做女將，怎麼這船上也有個女將？卻不好笑？只一件來，任他甚麼女將，怎麼到得我的手段。我且問他一聲，便就曉得他的動靜。」問道：「來將何人？」黃鳳仙道：「我是征西後營大都督唐狀元的金紫夫人，你不認得我麼？你是何人？」百夫人道：「我是銀眼國女總兵百夫人是也。你船上的人無故殺我的丈夫，我特來報仇。你們夫對妻，妻對夫，何苦到這裡來自尋死路！」黃鳳仙道：「甚麼人敢說甚麼死路？」舉起雙刀來，漫頭撲面而舞。舞了一會，百夫人道：「你且住，待我也舞來，你看著。」舉起個九口飛刀，也是這等纏身裹足而舞。舞了一會，黃鳳仙道：「你且住，棋逢敵手，一著爭先。我和你比個手，看是何如？」百夫人心裡道：「這婦人盡有些本領，怎敢輕視於他。」抖擻精神，把個九口飛刀，在心在意的砍過來。黃鳳仙把個兩面刀，也在心在意的架將去。九口的也不見多，兩口的也不見少。百夫人也不見個贏，黃鳳仙也不見個輸，兩家扯一個平過。百夫人道：「天色已晚，明日再來。」

到了清早，百夫人又來，黃鳳仙也應時出去。照舊是刀，照舊是各舞一會，照舊是鬥砍一會。黃鳳仙寸寸節節，要尋思百夫人。百夫人又在算計黃鳳仙，曉得這個飛刀不奈他何，賣一個破綻。黃鳳仙趁空兒砍將進去。百夫人借著個勢兒，一筋斗翻下馬來，兩隻腳快走如飛，手裡帶起那一條三丈多長、九九八〇一個金鈎的紅錦套索，實指望一鈎鉤住黃鳳仙。哪曉得黃鳳仙又是個積年，看見他撒下馬來，就曉得他的詭計，更不趕上進去砍他，只是帶著馬順著他一跑，手裡撒下一把黃豆出來，只見八〇一個金鈎上，都鉤得是些人頭。百夫人大喜，轉頭看時，黃鳳仙土圍而去，哪裡看見個黃鳳仙？心裡想道：「昨日走了那個黑漢，今日卻撈翻了這個婆娘，此功不小。」

歸見番王，拿起那條索來見功，番王道：「那鈎上都是些甚麼？」百夫人道：「都是些人頭。」番王道：「是個甚麼將官，就著你撈翻了這些人頭過來？」百夫人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前日那個黑將官是個男子漢，吃我一虧，撈了他的樸頭抹額。今日這個將官是個女將官，吃我一虧，撈得他的頭來了。」番王道：「哪一個頭是女將官的？」百夫人起眼一瞧，有好些女人的頭哩！只是還認得不真，一個個的取將下來。初然一個、兩人，還是人頭；三個四個，就是豬頭；五個、六個，就是羊頭；七個、八個，就是牛頭；九個、〇個，就是狗頭；一〇、二〇，還是葫蘆；三〇、四〇，就是甜瓜；五〇、六〇，就是苦瓜；七〇、八〇，就是冬瓜。

番王看見不是南人之頭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潑賤婢，欺君賣國，不如趁早些殺了罷！」叫聲左右開刀。百夫人高叫道：「屈殺忠良，天地鬼神照察！」番王道：「你欺君賣國，怎麼是屈殺忠良？」百夫人道：「小婦人殺夫之仇，報之不盡，怎麼敢賣國欺君？」番王道：「你既是不賣國欺君，怎麼頭是假的？」百夫人道：「小婦人臨陣之時，只曉得帶起索來，套著頭來就是，哪曉得頭有假的，這還是南朝女將戲弄了小婦人。姑容明日小婦人出陣，梟取那女將之頭，前來贖罪罷。」番王心裡還有些不肯，左右頭目再三勸解。番王道：「姑恕這一次，再去無功，軍法從事。」

到了明日，百夫人帶著這些宿氣，跑出陣來。黃鳳仙笑嘻嘻的跑出陣去。百夫人高叫道：「賤人，你昨日怎敢戲弄我？」黃鳳仙道：「怎叫做戲弄？你來者不善，我答者有餘。」百夫人道：「我今番教你吃我一刀！」也照舊九口飛刀，舞上舞下。黃鳳仙也照舊是兩口刀，舞來舞去。百夫人舞了一會，猛空裡把九口飛刀望上一撇，一個筋斗翻下馬來。黃鳳仙只說還是那條三丈多長、八〇一個金鈎的紅錦套索，連忙的帶轉馬來。哪曉得百夫人撇過了飛刀，手裡換出個甚麼銅鈴兒，搖上兩搖，擺上兩擺，弄得個黃鳳仙即時滿心碎裂，肝轉腸移，心肝頭上就是貓抓，馬上坐不住，一個倒栽蔥跌下馬來。怎麼一個搖鈴，就把人跌下馬來？原來這個鈴是百夫人的護身寶貝，名字叫做幌心鈴兒，只消暗地裡搖兩搖，憑你是甚麼奇男子，烈夫人，心肝都碎。騎在馬上的，要跌下馬來；站在地上的，要跌倒頭來。故此黃鳳仙就中了他毒手，一個倒栽蔥栽下馬來。百夫人只說這是籃裡魚、阱中虎，走近前套上

一索，只指望套將去，哪裡又想摸了個空。怎麼又摸個空？原來黃鳳仙有五行五圍，跌下馬來，看見中他的毒手，套索近前，早已土圍而去。百夫人走了黃鳳仙，不勝忿忿之氣，歸見番王。番王道：「怎麼今日又不曾成功？」百夫人道：「小婦人已自搖動了幌心鈴，那女將已自跌下了馬，只是拿他不住。」番王道：「豈有個跌下馬，就拿他不住之理！」百夫人道：「我王不信，乞明日親自上城觀看一遭。」番王道：「你有心賣國，我哪裡看得你這些！」百夫人道：「小婦人怎敢賣國！我王一看就見明白。」番王道：「你有兩件器，一件寶貝，豈可不奈他何！也罷，我且看你明日。」這叫做：物必腐而後蟲生，人必疑而後讒人。番王心上只是疑惑百夫人，這莫非是王爺又該成此一功？

怎麼又該成此一功？原來，番王這些疑慮，早已有個夜不收打探得詳細，報上王爺。王爺道：「好了，今番百夫人得死了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怎見得他死了？」王爺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到了明日這時候就見。」

道猶未了，一面叫過王明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即時閃進城去，撈出百夫人那條紅錦套索兒，那個幌心鈴兒。兩件中間撈得一件來，賞銀一千兩；都撈得來，賞銀二千兩。限五鼓時候就要交付。」王爺號令嚴肅，誰敢有違？王明諾諾而去。又叫過左右先鋒、四營大都督來，吩咐道：「明日黎明時候，五個敵樓上，都要結起大紅花綵，各色繡球纓絡，各要鮮明，各樓上安排細樂吹打，軍馬休息，不許喧嚷嘈雜，以炮響為號。」各將官應聲而去。又叫過各游擊將軍來，吩咐道：「各官統領各部軍馬，各備鉤耙套索，在第三層敵樓以裡伺候，以敵樓上梆響為號。」各游擊應聲而去。又叫過各旗牌官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各人帶領各色兵番，把第三層敵樓以裡的磚街，掃淨沙土，各石縫裡細細密密，安上鐵菱角。黃昏時領出鐵菱角去，限五鼓報完，違者梟首示眾。」各旗牌官磕頭而去。又傳出一枝令箭，叫唐狀元、黃鳳仙五鼓時候帳前聽令。王爺吩咐已畢，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

到了五鼓，王明跪在帳前，交付一條三丈多長、九九八〇一個金鉤的紅套索兒，一個不大不小、不銅不鐵的幌心鈴兒。王爺道：「你怎麼兩件都撈得來？」王明道：「兩件東西都在一張桌子上，故此一下子撈了他的來。」王爺道：「這兩件東西都有些通靈變化，倒沒個甚麼響聲？」王明道：「不敢欺，是我預備了去。」王爺道：「是個甚麼預備？」王明道：「是我預備下南京帶來的狗皮荷包兒，包著它。狗為地魔，任是甚麼通靈變化，受了這個地魔，再不作聲。」王爺道：「百夫人可知道麼？」王明道：「知道怎肯被我撈來？他一覺睡得只是鼾鼾的響，哪裡曉得。」王爺道：「怎麼這等睡得死哩？」王明道：「說起個睡得死的話來又長了。」

畢竟不知是個甚麼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